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short, light-colored hair and glasses, smiling.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李賦寧先生紀念文集

A red square seal, likely a signature or a library stamp.

李賦寧先生紀念文集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ISBN 7 - 301 - 08917 - 1

I. 李… II. 北… III. 李赋宁-纪念文集 IV. K82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719 号

书 名：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责任编辑：黄瑞明 张 冰

标 准 书 号：ISBN 7 - 301 - 08917 - 1/G · 147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子 邮 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彩插 16 页) 29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收到朋友来信，得知李赋宁先生溘然长逝，不禁悲从中来。一位好友跟我们永别了；中国外语界的一位宗师成为长空陨星了。

李先生学博才高，久有定评。就语言说，他除英语外懂得现代德语、法语和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就文学说，他精通西方文艺批评和英语、法语文学史；就运用语言的技巧说，他既长于写作，又善于翻译。如果不嫌措辞过于文雅，我们不妨说他学贯中西，锦心绣口。

李先生和我们不辞而别了，可是他的人格和学问，在大家心目中仍然留下磨灭不了的印象。读一下目前这本纪念文集，大家就能进一步认识李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同时也知道，沿着什么道路，能把自己的语言学习和理论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王宗炎

2004年7月20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序 王宗炎 (1)

北大同仁的怀念

忆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李赋宁先生	王式仁	(3)
平易为人更高贵		
——怀念恩师李赋宁先生	王逢鑫	(7)
治学、修身的典范		
——纪念一代外语宗师李赋宁		
先生	刘意青	(12)
追思	孙亦丽	(16)
润泽毕生的师长	李广成	(18)
追忆先师二三事	李淑言	(22)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追忆李赋宁先生	沈 弘	(25)
万世师表李赋宁	罗经国	(31)
追随先生五十四年	胡壮麟	(35)
难忘“观海登山”的教诲	胡家峦	(39)
去年的雪		
——李赋宁教授一二事	钱 军	(43)
怀念李赋宁先生	陶 浩	(48)
西方语言文化大师的云南情		
——忆李赋宁先生二三事	黄必康	(52)

于无声处悼李公赋宁先生	辜正坤	(58)
关爱扶持后学的良师益友		
——回忆李先生	韩加明	(65)
大师风范励后昆		
——李赋宁先生为人与治学散忆	冯国瑞	(69)
学习赋宁先生的严谨学风	左少兴	(74)
李先生的微笑	孙凤城	(77)
斯人仙逝 风范永存		
——怀念李赋宁先生	孙坤荣	(81)
忆李赋宁先生二三事	何淑云	(85)
怀念李赋宁先生	张文增	(88)
心香一炷献师翁		
——悼念李赋宁先生	岳凤麟	(91)
忆赋宁师二三事	姚学吾	(94)
深切怀念李赋宁先生	袁 明	(97)
“北门”静悄悄	楼 格	(100)
忆良师赋宁先生	戴行钺	(102)

北大毕业生的怀念

怀念李赋宁先生	李肇星	(109)
“蜜与蜡”的回忆		
——悼念李赋宁先生	冯 象	(113)
细微之处见精神:怀念李赋宁先生	宁一中	(119)
春风时雨 师表人伦		
——纪念恩师李赋宁先生	刘迺银	(122)
学识渊博,宽厚为怀		
——李赋宁先生与文体学	刘世生	(130)

老师活在我的记忆里

- 怀念李赋宁教授 [加拿大]刘慧琴 (132)
先生的关爱 朱锦清 (134)

永远的老师和榜样

- 忆李赋宁先生 吴冰 (139)
同李赋宁恩师最后一次见面 吴宝璐 (143)

永远年青的李赋宁教授

- 回忆李先生在南京的几件轶事 吴翔林 (146)
满心的思念 张贻瑾 (150)
高山白雪 张玲 (155)
吾爱吾师,更爱其品格 张致祥 (158)
感怀李赋宁先生 张隆溪 (162)
忆恩师 李勤 (166)
一丝不苟,为人楷模的先生 汪惠平 (168)
才识学德照千秋

- 为怀念李赋宁大师而作 郑土生 (170)
李先生,一路走好! [美国]郑培蒂 (174)

儒雅的学者

- 李赋宁教授 赵世开 (181)
永怀吾师 唐逸 (184)

山至其高

- 我的导师李赋宁先生 袁宪军 (186)
治学严谨的学者 循循善诱的老师

- 忆李赋宁教授 龚景浩 (190)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怀念李赋宁先生 傅浩 (192)
李先生,你要走好!

- 怀念李赋宁先生 程曾厚 (195)

我们感谢您，我们思念您 1960 届学生 (199)

各界友人、同行、学生的怀念

李赋宁先生在河北大学

——记李先生的最后一次出行 毛卓亮 (209)

学者有师 吴学昭 (215)

巨星虽陨 遗辉永存

——悼念李赋宁教授 陈羽纶 (225)

师生之情，久而更浓 贺祥麟 (227)

关中真君子 徐葆耕 (230)

难忘的师生情 孙 玲 (233)

难以忘却的怀念

——忆李赋宁老先生 翁巧云 (240)

哀悼李赋宁先生 程雨民 (245)

尊师重道的典范

——忆李赋宁先生崇敬吴宓

二三事 蓝仁哲 (248)

他是吴宓那样的人

——沉痛悼念陕西先贤李赋宁

先生 蔡 恒 (252)

Cherished Memories of Professor

Funing Li Jim Bass (257)

Reminiscences of Professor

Funing Li Marie Borroff (259)

A Reminiscence of Professor

Funing Li at Cornell Carol V. Kaske (262)

亲人的怀念

- 回忆赋宁 徐述华 (267)
忆父亲李赋宁 李 星 (273)
人格的魅力
——怀念我的公公李赋宁 申 丹 (279)
纪念伯父 永记教诲 李 眇 (284)
四叔与我
——纪念堂叔李赋宁先生 李 昌 (289)
怀念叔叔李赋宁 李 眇 (293)
怀念四伯李赋宁先生 李 量 (295)
怀念赋宁姻兄 王滋源 (298)

北大同仁的怀念

忆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李赋宁先生

王式仁

李赋宁先生去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他博学多才的大师风采，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儒雅谦和的音容笑貌，彬彬有礼的待人接物，与人为善的一言一行，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仍不时在眼前浮现，令我难以忘怀。我十分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成为李先生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的时间里，接受他的教导和关怀。

我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学制五年。当时教育界正在贯彻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开学一周后，当时担任一年级教学小组长和主讲老师的周珊凤先生，指定我参加由她亲自主持的英语水平测试。我通过了考试，从第二周开始，就和55级的同学一起上二年级的英语专业课。我在这里提起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正因为我跳了一级，才在上高年级时，有机会聆听了李赋宁先生三个学期（三下、四上、四下）的英语精读课，十分幸运地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受业弟子”。

从二上到三上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李先生没有任何接触，甚至连见面的机会也极少，但是对于他却是心仪已久，真可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因为我们不时能听到系里的年轻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介绍说，李先生在上学时就才华出众，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有名的四大才子之一（其余三位是王佐良、许国彰和周珏良）。1952年院系调整时，李先生才三十多岁，在西语系群星璀璨的教师队伍中属于“少壮派”，是最年轻的正教授。他们还说，李先生业务的最大的优点是全面、扎实，语言和文学的造诣都很高。在语言方

面,他精通英语(包括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法语(他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师从法语专业的吴达元教授,学位论文写的是莫里哀)、拉丁文(曾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过课),还通晓德语和俄语。在文学方面,尤为突出。我听 55 级的同学说,他们上一年级时听了李先生讲授的欧洲文学史,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门课是当时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二三百个座位的阶梯教室里一直是座无虚席。听这门课是跟着李先生超越时空,神游欧洲大地。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欧洲文学巨匠,个个都讲得深刻、充实、精彩,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李先生以他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不但对讲课的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准备,而且对每一堂课的用时也都进行过精确的计算,经常是结束语的话音刚落,下课的铃声跟着就响了。我至今还记得 55 级的徐烈炯同学,曾对我绘声绘色地学过李先生讲课时的情景:“……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滴铃铃铃……”我因为入学晚了一年,没赶上听李先生讲这门课,为此感到非常遗憾,一直盼着能早日一睹大师风采,结果却让我等了一年半才如愿以偿。

1958 年初春,寒假过后,我随 55 级升入三年级下学期,在哲学楼一层东北角的一间教室里,李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堂精读课。课文都是由李先生亲自选编的,第一课选自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李先生在讲解课文前,先对作者和作品做了介绍。短短的一段话,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也就二十来句句子,就已经把李先生深厚的功底和出众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英语的流畅、用词的精当、吐字的清晰、语音语调的纯正自然,令在座的学生无不为之倾倒。我忍不住朝周围看了看,想了解一下同学的反应,发现不少人也和我一样,都面带笑容,互相以目示意,来表达对李先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花絮。我们班里有一位女同学,性格活泼开朗,那天大概是为了表达她对李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侧过脸去,向坐在她旁边的女同学伸了一下舌头。那天我坐在她的后排,正好看到她用她特有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当时的感受。

听李先生讲精读课的经历真是令人难忘。作品的时代背景、相关的文化知识、文章的谋篇布局、重点的语句和词汇、作者的文体和风格等,在他的讲评中融为一体,再听他用规范地道的英语娓娓道来,简直是一种超级的精

神享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先生的词汇讲解。为了讲一个词,他往往要根据上下文,用好几个同义和近义的词和短语来替代,这种讲法,不但使我们对这个词的词义能有一个确切的理解,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迅速扩大词汇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得益于李先生对英语史和词源学高深的造诣。他对许多重要的词汇还要追根溯源,例如某一个英语词如何经过古法语和拉丁语最后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以此来提高我们的兴趣,开阔我们的视野。

如果说李先生学富五车,令人敬仰,那么他的德高望重,更是有口皆碑。凡是与李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高尚的品德所感动。我在 1960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李先生是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有机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跟他接触的机会很多,对先生为人处世的谦虚诚恳和仁爱敦厚,深有体会。李先生一点都没有架子,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他当时已是知名教授,但即使是对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小助教,又是他教过的学生,先生也以礼相待,几十年来,对我从来都不“直呼其名”,而是以“式仁同志”相称。他对教研室的讲师、助教的业务成长也非常关心,专门请了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在每星期一下午给我们上三小时课。我跟温德先生先后学了英国诗歌、莎士比亚和英语语音三门课,受益匪浅。为此,我特别感谢李先生,因为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氛围中,李先生敢于抓青年教师的业务进修,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重业务,轻政治”,引导青年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但是李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心为了提高年轻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着想,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李先生对我个人的业务成长,也关怀备至。1978 年至 1980 年我在英国当访问学者期间,适逢李先生率团访英考察高等教育,我特地从北威尔士赶赴伯明翰迎候,在异国他乡见到恩师,备感亲切。当晚,英国文化委员会设宴欢迎李先生一行,我也应邀出席。饭后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李先生不顾旅途劳顿,特地约我到他下榻的旅馆,向我详细了解我的进修计划,并语重心长地对我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的建议。我回国后不久,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英诗选读”选修课。在此之前,英国诗歌一直是作为英国文学选读的一部分,与小说、戏剧、散文等一起讲的,把它单独作为一门专题课来

讲,也许是自 1952 年院系调整以来的第一次。李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特地一大早赶到教室来听了我的第一堂课,为我把关压阵,使我深受鼓舞。后来我听我的同事钮友歛副主任告诉我说,李先生听了我的课后非常兴奋,为英诗教学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不久李先生还让我陪同他一起去贵阳、长沙、新乡等地讲学,为我提供了进一步锻炼和提高的机会。

在李先生的追悼会上人头攒动,哀乐低回,大家列队缓缓前进,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敬爱的一代宗师告别。这是我参加过的追悼会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先生治学为人感人之深。

先贤已逝,风范常存。李赋宁先生安息吧!

平易为人更高贵

——怀念恩师李赋宁先生

王逢鑫

我于 1957 年 9 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英国语言文学。1962 年 7 月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的诸位老师，不但教给我如何做学问，对学业要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他们言传身教，告诉我如何做一个正直老实的人。我一生难忘我的这些老师对我的教诲。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为人与成就，我计划在每位老师的百年诞辰或逢五逢十的诞辰之时，写纪念文章，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我已发表了或写好了纪念朱光潜、张谷若和赵詔熊先生的文章。在北大近五十年时间里，给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是敬爱的李赋宁先生。我打算在 2007 年，就是他九十华诞时写专文，表达我对他的崇敬。2004 年 5 月 6 日，我接到徐师母的电话，她让我写文章回忆先生。我顿时感到事情的严重，可能是先生病情加重，就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回想恩师的教导。一幕幕情景在眼前闪现。

1958 年“大跃进”时期，西语系搞“拔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白旗”运动，曾在二教 103 举行全系师生大会，批判李赋宁先生的“白专”道路。我们班同学坐在前排，这是我入大学后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心目中仰慕已久的李赋宁先生。那是一位满面善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学者。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被视为邪恶的“白专”联系到一起。当时，我对批判者的“慷慨”言辞不甚理解，只是记住了李先生自我检查中的一句话，终生难忘。他说他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批判者说这

是错误的，只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才是人生奋斗目标”。我觉得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我心中暗想，我应当像先生那样勤奋好学，成为有学问的人，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几十年来，我就是效仿先生，努力这样做的。在1958年出版的《西方语文》创刊号上，登载了先生的关于乔叟作品中的颜色词研究的论文。我曾以崇敬的心情阅读此文。当时，我仅是个刚入校不久的一年级大学生，不知乔叟是什么人，也不知什么是颜色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高深的学问。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读懂。后来有人写文章批评李先生的论文。我看了批评文章后，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只觉得还是李先生有道理。世界本来就是多彩的，既然乔叟作品中用了那么多的颜色词，为什么不可以研究？没想到，我在80年代末从语义学角度专门研究了英语和汉语的色彩词，还撰写了论文。这也许是早年受到先生启发的结果吧。

我在低年级时，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是，我经常在阅览室里看见先生面前摆着一堆厚厚的工具书，他坐在那里几个钟头，一动不动，认真读书、写作和备课。许多人撰文回忆先生专心治学的精神。他坐在书桌前看书，就是一个无声的楷模，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看到先生的榜样，学子们浮躁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全神关注，认真读书。我一生努力学习先生，研究学问要像他那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我读大学时，听过先生两门课，终身受益。一门课是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这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先生以他渊博的知识，点化了我们这些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的学生，使我们掌握了系统的英国文学史知识。先生教我们如何欣赏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巨作，使我们顿开茅塞，领略了这些千古不朽的世界名著的精华所在，学会了如何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另一门课是汉译英，这也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当时，由于受政治运动影响，我们选用翻译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文章，作为教学内容。先生在1958年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的英语和法语翻译，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给我们讲授汉英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并细心批改我们的作业。我近二十余年，一直讲授汉英口译课。在许多方面曾得到先生的真传，因而教起课来游刃有余，得心应手。